



联合 国

安全理事会



PROVISIONAL

5771803
25 October 1974

CHINESE

第一八〇三次会议临时逐字记录

一九七四年十月二十五日星期五下午三时三十分

在纽约总部举行

<u>主 席</u> : 恩吉内先生	(喀麦隆联合共和国)
<u>理事国</u> : 澳大利亚	劳伦斯·麦金太尔爵士
奥地利	沃尔特先生
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	契尔努申科先生
中国	黄华先生
哥斯达黎加	德尔卡斯蒂略先生
法国	德吉兰戈先生
印度尼西亚	安瓦尔·萨尼先生
伊拉克	扎哈维先生
肯尼亚	马伊纳先生
毛里塔尼亚	凯恩先生
秘鲁	佩雷斯·德·奎利亚尔先生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萨弗隆丘克先生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理查德先生
美利坚合众国	斯卡利先生

本记录包括中文发言的原文和其他语文发言的译文。定本将尽快分发。

更正应只对发言的原文提出。更正应作在印发的记录上，并于三个工作日内，用一式四份送交会议事务部正式记录编辑科科长 (LX-2332 室) 。

本记录是在一九七四年十月二十八日分发的，提出更正的时限是一九七四年十月三十日。

请各代表团严格遵守上述时间限制。

下午三时五十五分宣布会议开始

通过议程

议程通过。

联合国与南非的关系

- (a) 一九七四年九月三十日大会主席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 (S/11525)
- (b) 一九七四年十月九日突尼斯常驻联合国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 (S/11532)

主席：按照理事会在第一七九六次会议以来各次会议上所作的决定，并遵照宪章第三十一条以及暂行议事规则有关条款的规定，我邀请阿尔及利亚、孟加拉国、巴巴多斯、古巴、捷克斯洛伐克、达荷美、埃及、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加纳、几内亚、圭亚那、印度、利比里亚、阿拉伯利比亚共和国、马达加斯加、马里、毛里求斯、摩洛哥、尼日利亚、巴基斯坦、刚果人民共和国、卡塔尔、罗马尼亚、沙特阿拉伯、塞拉利昂、索马里、南非、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突尼斯、乌干达、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上沃尔特、南斯拉夫和扎伊尔等国代表参加讨论理事会议程上的问题，但无表决权。我请这些代表，在理事会会议厅旁边专为他们保留的座位就座。

应主席之请，阿尔及利亚代表拉哈勒先生、孟加拉国代表卡利姆先生、巴巴多斯代表瓦尔德伦拉姆西先生、古巴代表阿拉尔孔先生、捷克斯洛伐克代表施密德先生、达荷美代表阿贾巴德先生、埃及代表阿卜杜勒·马吉德先生、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代表弗洛林先生、加纳代表肯登先生、几内亚代表珍妮·马丹·西塞夫人、圭亚那代表杰克森先生、印度代表贾帕尔先生、利比里亚代表哈曼先生、阿拉伯利比亚共和国代表马吉尔先生、马达加斯加代表拉贝塔菲卡先生、马里代表特拉奥雷先生。

毛里求斯代表兰普尔先生、摩洛哥代表斯拉维先生、尼日利亚代表奥格布先生、巴基斯坦代表阿洪德先生、刚果人民共和国代表蒙乔先生，卡塔尔代表贾马勒先生、罗马尼亚代表达特库先生、沙特阿拉伯代表巴鲁迪先生、塞拉利昂代表帕尔默先生、索马里代表胡赛因先生、南非代表博萨先生、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代表凯拉尼先生、突尼斯代表德里斯先生、乌干达代表基内内先生、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代表胡迈丹先生、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代表萨利姆先生、上沃尔特代表亚吉布先生、南斯拉夫代表佩特里奇先生和扎伊尔代表穆图列先生在理事会会议厅旁边为他们保留的座位就座。

主席：此外，我要通知理事会各位成员，我收到了科威特常驻代表的信，要求按照《宪章》第三十一条和理事会暂行议事规则的有关规定，邀请科威特代表团参加讨论理事会议程上的问题，但无表决权。

按照惯例，我现在征得理事会的同意，邀请科威特代表参加讨论理事会议程上的问题，但无表决权。

我没有听到任何反对，就这样决定了。

因为理事会议席座位有限，所以我请科威特代表在理事会会议厅旁边保留的座位就座，并有一项了解，在轮到他发言的时候，再请他就理事会议席。

应主席之请，科威特代表比沙拉先生在理事会会议厅旁边保留的座位就座。

主席：现在理事会继续审议议程上的问题。

第一位发言人是罗马尼亚代表，现在我请他就理事会议席并请他发言。

达特库先生（罗马尼亚）：主席先生，我非常感谢你，也感谢安全理事会的其他成员，给我机会参与这个重要的辩论。我也要表示罗马尼亚代表团要同其他代表团一起，对你担任这项责任重大的职位，向你致最热烈的贺意。见到你主持这项辩论，我们感到特别满意，因为你是一个非洲国家喀麦隆联合共和国的一位卓越的代表，罗马尼亚正与喀麦隆在发展紧密的友好合作关系。

我们无疑可以认为国际社会经由大会要求安全理事会审查联合国和南非的关系，已再度表示严厉谴责比勒陀利亚种族主义少数政权所施行的政策，同时对于这项政策在国际和平、安全、合作方面所造成的恶劣影响，表示不安。

罗马尼亚代表团要求理事会准其参与这项辩论是因为深信，当有人悍然违反《联合国宪章》的基本原则和规定时，当有人横暴地侵犯最基本的人权时，没有一个国家能够袖手旁观无动于衷。

我国政府曾是大会谴责南非的政策所通过的许多决议的共同提案国，一向大力支持尊重各民族按照自己意志掌握自己命运的不可剥夺的权利。

罗马尼亚过去和将来都全力支持和多边援助南部非洲的人民消除种族压迫和种族隔离的政策。 我们是抱了这种精神要求有机会也在安全理事会辩论的范畴中来表示我们的意见。 我们认为这个会议和联合国全体在这历史性的时刻应利用宪章所规定的办法采取最坚决最有效的措施，从而迫使南非立即停止其种族歧视和种族隔离政策，并立即结束其对纳米比亚的非法占领。

联合国有史以来从来没有遇到如此严重的情况，一个会员国的行为所造成的情况。 虽然南非由于它属于这个国际论坛的关系接受了宪章所规定的义务，但这个国家的先后各个政府都一再悍然地违反此种义务。

比勒陀利亚少数政权建立了近代史中从未有过的一种种族分隔、压迫和剥削制度，并将我们这个时代中最损害尊严的现象种族隔离政策提高为国家的正式政策。 联合国说的对，这种政策是一种对全人类的罪行。 南非这样做，是公然宣布反对《联合国宪章》。 大会和安全理事会一再通过决议，促请南非政府注意这件事实：它的政策和它的行动是与《联合国宪章》规定的义务相违背的。 联合国也已请南非政府尊奉宪章的规定，结束其种族歧视和种族隔离政策。 但是比勒陀利亚种族主义政权冷酷地蔑视和违反了所有这些决议。

南非对宪章和联合国决议所抱的反对态度也是其悍然侵犯纳米比亚人民自决和独立的神圣权利的政策所造成的后果。 南非违反安全理事会和大会的决议，继续非法占领纳米比亚，继续在该领土推行其兼并政策，并将种族隔离政策扩展到纳米

比亚。 南非的这种立场对大会托付纳米比亚理事会的委任统治的执行，是一种阻碍。 委任统治的目的就是使领土能够取得独立。

在这方面，联合国连续不断地谴责将纳米比亚分成各班图斯坦、摧残民族团结、破坏纳米比亚领土完整以求达到兼并目的的政策。 对于要求其从纳米比亚撤出其武装部队和全部行政结构的呼吁，南非的答复一向是顽强狂妄地宣称南非决意违反宪章的规定贯彻它的行动。

联合国对种族主义政权的政策和其镇压非洲人民的暴行，如可怕的沙普维尔的大屠杀以及对纳米比亚人民所施同样的暴行，曾经采取措施，但是比勒陀利亚对于这些措施也没有任何反应。 对于联合国一再要求释放南非政权所羁押的所有受种族隔开和隔离之害的人士，比勒陀利亚也完全置之不理。

关于南非政府许许多多违反《宪章》和联合国决议的事情，我要简单地提到南非的国际行为的若干方面。

我们知道，按照《宪章》第二条，会员国有明确的义务：联合国对于任何国家正在采取防止或执行行动时，各会员国对该国不得给予协助。 南非种族政权违反安全理事会根据宪章第七章通过的各项决议，继续与南罗得西亚维持外交关系，顽固地不肯实施对该国所施的制裁。 此外，有一个铁的事实，就是南非政府正以大量军事援助帮助伊恩·史密斯非法政权镇压津巴布韦人民的民族解放斗争。

这些无法否认的事实证明比勒陀利亚政权已经成为国际社会的不法之徒。

社会主义罗马尼亚一向坚决谴责南非政权的种族隔离和种族歧视政策。 同时我国也坚决地、无保留地主张尊重人民依照民族意志铸成其命运的不可剥夺的权利。 我们对争取独立和消除种族歧视和种族隔离政策的斗争也给予积极多边的支持。

罗马尼亚社会主义共和国总统尼古拉·齐奥塞斯库先生在布加勒斯特以及访问非洲国家时，与非洲各国首脑以及非洲民族解放运动代表所举行的许多次会谈中已经明白地重申此项政策。 尼古拉·齐奥塞斯库对国际反对非洲种族隔离和殖民主义会议所发表的讲话指出：

“罗马尼亚断然谴责南非和南罗得西亚少数政权的种族隔离政策和种族歧视办法，并坚决地主张消除这种无耻的殖民主义的枷锁”。

罗马尼亚政府不懈地致力于加强联合国采取行动的能力，加强联合国在国际生活中的任务；罗马尼亚政府支持通过各项措施以期保证尊重约制各国关系的《宪章》和原则。

我国代表团已十分注意地听到了许多代表团在我们之前在这个议席上所作的发言，它们不折不扣地对比勒陀利亚政权的种族主义政策提出了控诉。在这次辩论中提到的事实和提出的论据更明确地指出这项以不可抗拒的力量向前迈进的理想是合乎正义的。这是一场要永远扫除殖民主义、种族歧视和种族隔离政策以及消除国际生活中的武力、统治和独裁的斗争。

社会主义罗马尼亚和全体罗马尼亚人民坚决支持所有人民的这种神圣理想。

鉴于南非种族主义政权严重而固执地违反《宪章》的原则和世界人权宣言，我们认为安全理事会有责任根据《联合国宪章》采取行动以期通过尽可能最坚强有效的措施。

抱着罗马尼亚与非洲人民正义的理想和南部非洲人民民族解放斗争积极地团结一致的精神，罗马尼亚代表团坚决支持非洲各国民、非洲统一组织所提将比勒陀利亚少数种族主义政权赶出联合国的要求。

我相信很明显的一—大会最近几乎一致投票认可—这个只代表白人少数的政权是在非法占有着这个应属于南非整个人民合法代表的席位。

主席： 我感谢罗马尼亚代表对我国所说的友善的话。

下一个发言人是马里代表。我请他就理事会议席，并请他发言。

特拉奥雷先生（马里）： 我国代表团就理事会议席后，首先要向理事会各成员表示最诚挚的谢意，因为他们好意允许我们参加理事会对南非和联合国之间关系问题的辩论。

主席先生，我也要告诉你，我们真是高兴看到理事会这一系列受到非洲国家特别重视特别感到兴趣的会议系由一个著名的非洲人来主持，你虽然态度谦虚，但给人的印象是一个有智慧的、受人尊敬的外交家。你所代表的国家喀麦隆联合共和国，为非洲团结的大业不知出了多少力，和我国保持极友好的关系。祝你担任主席期间一切成功。

希特勒主义的疯狂野心为要按照荒谬的种族优越定律和所谓生活空间的需要组织世界而使出的暴力在三十年以前刚被平息时，联合国宪章的起草人梦想建立一个没有战争的恐怖和仇恨的世界。主要代表战争中受到极大灾害的人民的宪章起草人留给了我们一个宝贵的法律文书，这个文书虽然有它的缺点，但它的目的是要拆除种族、思想和宗教的障碍，俾使世界上所有的人无一例外能够在自由里在抛弃偏见之后，共同合作在正义和平等之中实现其共同的命运。

因此，国际大家庭尽管有某种严重的错误，尽管仍有些帝国主义的权利存在，但它的成员逐渐增加，已经走上各国促进友好关系和了解的途径。年复一年，国际大家庭意识到它对历史和宪章所负的责任，继续不断地谴责和打击象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这样的恶魔。

虽然非洲国家在野蛮的殖民主义的罪行中吃了可怕的苦头，但是它们仍然按照《宪章》的原则，尽一切力量使在南部非洲压迫它们的弟兄的殖民主义者能够听到理性的呼声。因此难怪乎非洲国家和政府首长通过卢萨卡宣言之后，于一九六九年明智地指定其中一位成员到此地来警告国际社会，如果压迫、剥削和种族歧视政策继续实施，它所面临的危险何在。卢萨卡宣言非但反映了非洲人民深切的盼望，而且也反映所有为实现一个美好世界而斗争的人民的关切之情，这个美好的世界就是《宪章》要求我们为拯救自己而建立的世界。

我国代表团在说到南非和种族隔离的严重问题时，不能不首先强调当初创立本组织的国家准许南非白人种族主义代表加入联合国的严重错误，这一错误引来了多少严重的后果。自从一九〇九年起南非的白人种族主义者即把种族分隔作为一种

政治哲学和政府形式。将非白人排除于国会之外，后来又不准非白人采取罢工的行动，又用武力将他们赶到保留地去等等多少都是可悲的种族优越理论的实施。

一九四八年由马兰、斯特里多姆和弗福尔德领导的国民党当政，这种理论变为真正的制度。以后的发展是众所周知的。如果在此详细描述这种可憎的和不人道的种族隔离制度，那简直是对理事会各成员的一种侮辱。我只要说，纳粹主义和种族主义的区别只是名称不同而已。

一九四〇年当数百万反抗纳粹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人们在战场上为自由而捐躯的时候，比勒陀利亚政权目前首脑的兄弟沃斯特牧师说：

“希特勒的《我的奋斗》指出一条走上伟大的路，这是南非必须要走的路。”

两年后，一九四二年，他的兄弟成立了一个叫“牛车守望队”的亲纳粹的组织，在这个新的纳粹分子组织的集会上，他说：

“我们拥护基督教—社会主义，是国家社会主义的盟友。不管他们是否说我们反对民主拥护独裁，都没有什么关系。”

这就是以高压手段对付不幸的南非黑人的独裁政权。就是这种蔑视民主、狂嗜暴力、侮辱人类，使得弗福尔德在一九六三年这样说：

“我们要把南非保持为白人的南非。保持为白人的南非只有一个意思，就是白人统治。”

好了，这就是南非的实在情况。对受害人来说，对我们所有的人来说，这是残酷的、不人道的、不能容忍的。特别在今天，这种形势孕育着严重的不安和危险的种子。

拥护种族隔离政策的人无可避免地一定是走向武装冲突，走向战争。他们已经对南非的非白种人民宣战了。那里已有非洲人国民大会和阿扎尼亚泛非主义者大会这两个解放运动在进行长久的斗争，邻接国家的边界已经有战争，如果这种祸患不能及时扑灭，那么在最近的将来战争很可能来到所有反对种族隔离的国家门前。

联合国正确地称种族隔离是对全人类的一种罪行，联合国多次宣布种族隔离是

对国际和平和安全的一种威胁时，就见到这种险象。不管怎么样，南非在那些把它列入其防卫系统的国家的合作下，疯狂地进行大规模的武装。这些是北约组织的成员国。其中有几个国家在理事会里负有特别的责任。

我们只须花一点时间来看一看南非对付反对种族隔离者所颁行的若干法规条例（今年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所提出的报告之一就有一系列这种令人难忘的法规条例（A/9781号文件）），就能了解种族隔离对人格价值的挑战达到多么深远的程度。这种法规条例就是要把阿伦·巴登著作中所称的“亲爱的国家”变成一个庞大的贫民聚居地。这种法规条例是仇恨的表现，只能带来破坏。

种族隔离制度因此在每一方面都悍然违反宪章和世界人权宣言的宗旨和原则。所以实施此种制度的政府不能要求作为本组织的一分子。

今天我们很快可以发现一九四五年南非代表简·斯末茨在旧金山会议上发言的虚伪，他说《宪章》弁言中必须包含若干保障人权的具体规定。比勒陀利亚政权由于它自己的作为，在国际社会应遵守的原则方面，已经将自己放在国际社会的范围之外。

我们必须承认，南非政权除了始终违反《宪章》的原则之外，是唯一与本国际组织公开冲突的政权，第一因为它用武力占领了纳米比亚，纳米比亚是直接属于联合国管辖权的领土，第二因为它对南罗得西亚的白人种族主义政权公开给予有力的支持。

本组织的某些会员国再三对我们说：只要用驳斥和警告就足以使种族隔离政策的拥护者头脑清醒过来。但我们只需告诉这些国家，比勒陀利亚的种族主义者政府从来没有理会大会和安全理事会呼吁和平解决种族隔离问题而通过的许多决议，而且对于一九七〇年以来大会各届主席庄严的呼吁也从未作出任何反应。

就是因为比勒陀利亚的种族主义者不断对本组织表示极度的蔑视，所以迫使大会感到有采取行动的责任，通过了九月三十日第3207(XXIX)号决议要求安全理事会重新审议南非和联合国之间的关系。

按照宪章第二十四条有关的规定，安全理事会履行其维持和平的主要责任时，系代表各会员国采取行动，以“保证联合国行动迅速有效”。所以理事会在现在的讨论结束后须通过的决议必须依照宪章第六条的有关规定，确保迅速有效地执行第3207(XXIX)号决议。这样做，安全理事会的行动将符合了本国际组织、各专门机构以及世界舆论反对种族隔离而采取的普遍行动。

我们相信所谓将南非赶出本组织会造成危险的先例的说法是没有什么真实根据的。在我国代表团看来，让南非法西斯政权成为本组织的一部分才真是一个危险的先例。我们相信应由安全理事会来纠正当年获得胜利后因感情兴奋而造成的错误。

我们绝不能再允许本组织任何一个会员国忽略在联合国内久已存在的一个明显事实：南非政权无论如何没有资格与我们坐在一道，为了本组织的利益，必须将它逐出门外。驱逐是适用于南非白人种族主义政权唯一适当的制裁。

如《宪章》第五条和第六条的内容指出的，《宪章》起草人了解本组织在迈向和平及进步的长征中，不时必须通过严重的，但是正义的决定，停止那些不断违反其以前自由作出的承诺的会员国的会籍或将其驱逐出联合国。

今天，尤甚于以往，联合国由于一个会员国难以形容的、无法容忍的行为走到了一个十字路口，何去何从必须作出一个决定其前程的选择：是执行宪章伸张正义呢，还是掉头不顾放弃责任，成为全人类之耻的一个政权的同谋共犯呢。

自从通过历史性的大会九月三十日第3207(XXIX)号决议后，南非的1,700万非白人和一切非洲国家，以及反对种族隔离的人们都将希望寄托在安全理事会。我们愿意信托理事会。我们不相信理事会的任何一位成员会继续忽视一个全民族所受难以形容的苦难，或忽视不人道的种族隔离政策持续下去对国际和平及安全所造成的确实的、日益加剧的危险。

主席：谢谢马里代表对我国所说的一番亲切的话。

发言者名单上的下一位发言者是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代表，我请他就理事会议席，并请他发言。

萨利姆先生（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首先，让我乘机向我们的兄弟国家，伊拉克代表团，对它们卓越的外交部长不幸逝世，表示我们非常虔诚的慰问。我们要求伊拉克代表团向伊拉克政府和人民以及死者家属传达我们哀悼的心意。

主席先生，能在阁下主持之下参加这一重要问题的讨论，使我感到非常快慰，这不是单纯的礼貌，也不是依附外交风雅。阁下所代表的国家与我自己的国家，关系密切友好。你所代表的国家的元首，他的政治家风范，他为非洲的自由和国际了解的事业所承担的义务，在我们的大陆上受到崇高的景仰。以阁下个人的才干，专心致志和大公无私的精神，来担任安全理事会的主席，我们可以担保理事会一定会有很大的成就。实在的，你主持理事会讨论的尊严和效率，充分证明了我们将我们全部信心寄托在你的身上是正确的。

际此理事会在审议联合国与南非的关系问题的时候，还有一件与你担任主席有关而值得特别一提的事。联合国各会员国当可很清楚地记得，贵国的总统阿希乔先生阁下于一九六九年访问海龟湾，向大会讲话的令人难忘的情景。阿希乔总统到纽约来是负有特殊使命的。当时他是非洲统一组织国家元首和政府首长会议的主席，他到这儿来提出非洲的南部非洲问题。我们之中，当时有缘参与盛会，依然记得他言词风发，态度虔诚地提出了历史性的卢萨卡宣言。这个宣言，差不多联合国全体会员国都为之鼓掌喝采，称之为一部理智的文献，但是我们知道，以比勒陀利亚当局来说，它是充耳不闻的。现在南非断然而坚决地拒绝循理智的途径来解决这个问题，自由非洲不得不采取主动来追求剩下来的唯一选择的时候，由阁下代表一位闻名的非洲政治家来主持理事会的会议，实在再适合也没有的了。我想没有更理想的人能够领导这个理事会向南非的恶行和顽抗进行斗争。

“欲免后世再遭今代人类两度身历惨不堪言之战祸，重申基本人权，人格尊严与价值，以及男女与大小各国平等权利之信念，……”

这是本组织根本所系的宪章开头的话——我们的组织是人类前途的唯一希望。这些有力的话，都是一个力竭声嘶的世界对世界大战造成的灾祸所发出的悲叹，但是也对人类寄以无限的信心和希望。它们一部分概述了暴力和战争的真正症结，但是，也申述了宪章和本组织存在的理由。为了强调这些话所包含的基本哲学，宪章在载有宗旨和原则的第一条以及第五十五条和第五十六条内，明白而有拘束力地规定了这些理想。

参加我们这个组织就要庄严地重申对基本人权、人格尊严和价值，以及人不分男女，国不分大小，权利一律平等的信心，并须承认将为实现这些权利竭尽一切努力。

南非原是本组织的一个创始会员国，不仅同意遵守宪章规定的一切原则，而且——这是值得注意的——也是参加金山会议，要求在宪章中列入人权宣言的国家之一。当时南非政府首长斯马茨大元帅坚持：

“我建议，在宪章的首段和序言部分，应该载列一段人权和共同信心的宣言，因为这种宣言支持了盟国人民为维护这些权利和这种信心所进行的艰苦卓绝的长期斗争。这个战争……是一个思想上的战争，是互相冲突的人生哲学和互相冲突的信心的战争……我们为正义和正常情理而战，为人类的基本自由和权利而战，因为这些都是全体人类求取进步与和平的根本。”

真的，对纳粹主义战争的胜利就是正义和正常情理以及人类基本权利和自由的胜利，这些都是全体人类求取进步与和平的根本。因此，联合国宪章的基本宗旨和原则应当就是要实现这些目标。

对于某国国内人民的基本自由和权利所发生的问题，现在虽然有人说那不应该在会员国关切之列，但是当时并非如此。而且也没人认为这些问题纯粹是一个国家的内政问题。相反的，这些问题——基本自由问题，人格尊严问题，都被认为是整个追求和平的核心，因此它们必须列入宪章，实际也已列入宪章，作为宪章的

硬性规定，后来又加以发挥，载入世界人权宣言。联合国一个又一个的决议证明了人权问题对本组织的成功关系太重要了，因此不能把它作为纯粹是一个会员国的内政问题放在一边。因为把这个问题作为一个国家的内政问题就会动摇本组织的根基——联合行动完成目标。南非签署宪章，就是同意遵守这个联合行动的原则。

南非尽管公开接受了宪章规定的义务，但是它完全藐视宪章，藐视联合国，而且一贯如此，丝毫不顾其他会员国的警告，也不顾全体人类的舆论。这种情况并不是无意地疏于遵守宪章。今天在座的各位，有时难免有意无意地违反了宪章的规定，但是我们总是试图遵守宪章。尝试而失败，失败再尝试，是一件事。但是故意制订否认人权的政策，而且行使这种政策，那根本是另一回事。

这种态度早在联合国宪章诞生以前，在南非社会经济和政治结构中就已表现出来了。但是南非在帮助草拟联合国宪章，协助联合国诞生之后，立即将这种信条定在该国的政治和宪政文书之中，实在是荒唐可笑。因为，据报正在联合国诞生之前，当时的统治党差不多已经废弃了种族隔离的信条，但是到了一九四八年，联合国成立不久，这个信条死灰复燃，又订入南非政府的政治宣言之内。因此，我们可以说南非在签署宪章之后，立即就否定宪章。自此以后，这个种族隔离的政权就遂行并加强种族隔离政策，空前地藐视宪章。

一九四八年，南非国民党，基于种族隔离，发动运动。这样，它为种族主义和镇压政策在理论上铺了路。就在那一年，南非议会通过了两个法律，亚洲人法修正案和选区法修正案，分别否认亚洲种人民的投票权，使有色人种无法投票。次年，议会制订了异族通婚法。一个人在南非以外地区缔结的这种婚姻，在南非也不承认其婚姻有效。我无需在这儿提醒在座各位，这种规定是直接违反世界人权宣言第十六条第一项规定的，它说：

“成年男女，不受种族、国籍或宗教任何限制，有权婚嫁及成立家庭。”

继这个恶劣的异族通婚法之后，又通过了所谓不道德行为法和订正不道德行为法。以今天南非的人与人关系来说，这些法律所生的作用真是祸患无穷。它们提供了更多的理由来镇压南非的黑人和该国的其他种族的人民，且看下面的报告：

“如果一个男人或一个女人违反了这个两性法，整个家庭都会受到痛苦。有许多夫妇同居了好多年，儿女都已成人，结果警察在半夜三更侵入了他们的卧室……有些人被控触犯了这种法因而自杀了……尤其悲惨的是一个白人漆匠……他要求当局将他重新编为有色人种，因为他不愿离开他的有色妻子和他们的小女儿”。

这不是一段联合国文件的引文。由于昨天种族隔离政权代表对联合国文件表示的那种病态性固执，因此我要尽量不在我的讲话中再行提到这些文件。我所引证的这番话是从南非一位著名的记者兼作家简·博特先生所著《维沃尔特已死（Verwoerd is Dead）》一书中摘出来的，这本书是在种族隔离所在地的南非开普敦出版的。

换句话说，南非政府不但没有依照宣言第十六条第三项的规定保护家庭，反而破坏非白人的家庭。好象这些还是不够，甚至在执行这些恶劣的法律时，还是不断歧视。这里让我再借用博特先生的话，他说：

“第二年一直到一九六六年六月，七个班图妇女被判有罪，同被起诉的——七个白人男子——都被开释。”

南非政府为了支持这些顽劣的计划和其他措施起见，拟订了一套以种族为基础的登记制度。这个人口登记法规定每个人按照种族登记，迫使有色人民和黑色人民无论去什么地方，都须随身携带通行证。南非政府利用这种恶劣的工具，连同种族区域法，继续把黑色人民赶到政府为某些人口集团所建立的聚居地区去。甚至南非议会的一位议员埃里克·温切斯特先生一九七三年五月二十三日在种族主义的南非议会上对于这些聚居地区以及这些地区对那些被赶到那儿的人民的影响表示了下列意见：

“在我们建立的（黑人）城里人民的态度非常可怕。我们建立的贫民窟和聚居区，民怨沸腾，威胁着我们的安全。挫折易于导致怨愤，怨愤导致仇恨，因仇恨而造成犯罪，破坏法律和秩序。我们疯狂地实行分隔，结果在城市中，

在人们的心里，造成了伤痕斑斑。”

这些贫民聚居区的出现并不是这种法律的唯一结果。最近，这个国家已经分成了两个部分，白色的非洲人和黑色的非洲人。黑人一定得到最没有生产力的、最不卫生的而且以人口的比例来说也是最小的地区。白人一定得到最大的，最有生产力的地区，而且所有矿产宝藏都划归给白人区。占人口百分之十七点五的白人分到了百分之八十七的土地，而黑人仅仅得到百分之十三的土地。所谓本土的建立，造成了失业、营养不良、无故被拘被禁，普遍削弱了非洲人口。

教育方面，南非政府所推行的政策是使非白人在南非社会中永远处于卑下的地位。早在一九五三年，南非议会通过了一个所谓班图教育法。在议会辩论时，当时所谓土著事务部部长维沃尔德博士曾就他对所谓南非班图所设想的教育类型——就是种族隔离政权代表昨天恬不知耻，大大渲染的那种教育类型——表示过下列的意见，他说：

“如果我能管制土著人民的教育，我会加以改革，教育土著人民从童年时代就知道他们是不能够与欧洲人争取平等的……主张平等的人是不适宜做土著人民的教师的。”

南非的教育就是建立在这种优势主义和种族主义上的。

同样是为了使非洲人永远处于卑下的地位，某些种类的工作是不给予南非非白人的。所谓工作保留法禁止雇主雇用或雇员担任不许非白人担任的工作。因此这种恶劣的法律是违反世界人权宣言第二十三条第一项的，该条全文如下：

“人人有权工作，自由选择职业，享受公平优裕的工作条件和失业的保障”。

歧视和违反我们宪章原则和世界人权宣言的例子正是不胜枚举。我不想一一地列举出来来麻烦这个庄严的理事会。但是我要一提比勒陀利亚政权为了在南非行使它穷凶极恶的计谋所设立的压迫机构。比勒陀利亚当局为了实行歧视和白人优越的狂妄愿望，采用了强烈的镇压措施，其疯狂程度唯有希特勒的暴行才可比拟。拘禁人民不加审判，限制人民在特定区域内不准离开，都是习以为常的事。凡是

不赞成他们的罪恶制度的有组织的党派和群体都一律加以禁止。刑讯政治犯也是日常工作。射杀反对种族隔离人士，获得赞扬；关于和平集会和表示主张的宣言的原则全被否定。

因此，我们已经看到南非采用严峻的措施，如所谓镇压共产主义法，恐怖行为治罪法以及其他旨在限制南非反对不人道的种族隔离政策人民活动的类似措施。这些法律授权所谓司法部部长对任何被列为共产党党人的人士，剥夺他的谋生权利，断绝他的一切社会接触。此外，应该注意：在南非并没有正当的法律程序，这一点本身就违反了世界人权宣言。

福尔克先生在他观察了南非的纳米比亚爱国分子杜合德兰尼和其他人士的审判之后所写的报告，证明了这种藐视法治的情况。他的报告经国际法学家委员会出版，说明这种审判事实上并非审判，而是用来保护南非的种族隔离当局的政治工具。福尔克先生在报告的结论中说：

“我们必须了解，这种大事宣扬的审判就是南非政府为巩固它依然要求的统治权所作出的努力”。

南非的制度与第二次世界大战所斗争的制度没有什么区别。希特勒要强迫世界接受的就是这种优越主义，因而掀起了大战。希特勒在他的《我的奋斗》中说明了他的计划如下：

“一个民族不能在血统上保持它种族纯洁，那么就破坏了这个国家在各种表现上灵魂的完整”。

由于追求这种优越感，才使这个世界堕入灾祸的深渊。联合国的成立除其他事项外，就是要防止这种优越主义的抬头及随之而来的危险。但是今天我们面临着南非实行的同样的优越主义的意识形态。

一九六三年八月十六日，当时的南非总理维沃尔特曾说过关于白人优越的话：

“让我把这一点说清楚，如果说南非这个国家，我是说南非的白种人民……我认为今天的国民党——我公开的说——不管它过去怎样，不是将来的非洲荷兰人或英国人，或者非洲荷兰人—英国人的国民党，我认为国民党是保全白人

的党，保全南非政府属于白人的党”。

这种优越主义意识形态成了今日南非的动力。种族隔离政府现任总理沃斯特在他年轻的时候，据说曾经说过下面一段话——我必须再度申明，我所引证的话不是联合国文件中的话，而是沃斯特先生所说的话：

“我们代表基督教国家主义，国家社会主义的盟友，如果你愿意的话，你可叫我们反民主原则的独裁者。意大利称它是法西斯主义，德国称它是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南非称它是基督教国家主义”。

怪不得，一个国家到了沃斯特先生的手里，他就继续这种民族优越和种族歧视的政策了。

当欧洲理智的呼声唤请注意纳粹主义的真相以及希特勒对于人类的前途代表些什么的时候，世界疏忽了这些呼声，结果为了恢复自由付出了悲惨战争的代价。现在，南非的情况就是纳粹主义的再生。真理的呼声，理智的呼声，正义的呼声又在唤请注意种族隔离一切表现所造成的危险。如果这个世界组织忽视这些呼声，那么一定会为我们招致集体的危险。

本组织的一个会员国信奉、鼓吹而且实行种族隔离和种族歧视，这不但对联合国每一会员国的诚意，而且对宪章的严肃性都是一种严重的考验。如果这个世界对世界国际大家庭通过宪章，对联合国的诞生，都抱着很大的希望，它真的抱了很大的希望，那是因为宪章和联合国构成对人类的一种庄严的诺言，允诺各国将尽一切力量，不仅要消灭战争和国际纠纷，而且要消灭否认人的尊严和自由的罪恶，消灭那些公认为造成一切战争和人类痛苦的罪恶。

除非我们宣告我们自己是伪善，否则我们向全世界男、女、儿童所作的诺言绝不可以成为虚伪的空言，绝不可缺乏自觉的决心，没有诚意来实践我们的诺言。如果我们说，象我们已经在宪章中说过的，我们不但决心各自遵守宪章各项规定，而且要采取联合行动，共同合作来实现宪章所定的宗旨，那么别人当然希望我们言必由衷。如果我们自食前言，那么至少就是表示不负责任。

在会员国中有一个国家不仅犯了小小的过失，竟恬不知耻，打本组织的嘴巴，

成为人类尊严的大敌，这种情况的存在，不仅侮辱了联合国，而且也是对其余的会员国的指控，指控它们不该容许这个国家出卖宪章在我们人民心里所燃起的希望，即把人类从纳粹极权的痛苦深渊中拯救出来，因为我们的诺言和宣告明明白白地、白纸黑字写在宪章里，为全世界人民所诵读。我们的行动很容易被他们用来跟我们的言论相比，而我们对我们的言行矛盾之处，以及当我们应该采取适当行动时而容许我们自己迟迟不采行动，都负有责任。

在这一连串会议中，我们请安全理事会暂时停一停，认真考虑一下南非的这种故意破坏宪章的令人厌恶的政策跟联合国中这个背盟者的会籍是否符合。当我们坐在这个会议室中的时候，不要说南非饱受痛苦、蒙受羞辱的非白人在注视我们，就是全体人类都在密切注意我们：看我们是否严格遵守我们的诺言，是否忘记了我们已经决定不再容忍的人格贬黜，真的，看我们是否仍然把宪章和联合国当作重要的工具，当作全体人类希望的象征。考验我们的言行和联合国是否正直诚实的时候已经到来。我们只许成功，不许失败。不然的话，人类将永远不会宽恕我们的。

本组织自有史以来，从来没有任何一部分会员国，没有一个会员国，在任何时间，甚至间接的，设法替比勒陀利亚政权所提和实施的政策来申辩。原因是很明显的。因为尽管许多会员国对个人权利所采政策有其缺点，但是只有南非才把人们本不平等所以不能以平等相待的原则当作其国家的主义。作为一个组织的会员，其先决条件就是它必须服膺和遵守该组织的成立所根据的基本原则和它所要达成的各项目标。本组织的宪章建筑在一个根本原则之上，那就是人类一律平等，一律享受一切基本自由，因为这些都是人类天生不可剥夺的权利。比勒陀利亚政权在理论上驳斥这种基本原则，在实际上否定这种基本原则。例如，在所有国家，凡人民身受委曲或不法待遇，他们可以请求国家和政府机构加以纠正，只有在南非，他们利用了国家和政府机构来迫害人民和镇压人民。所以由于这个根本问题才使本组织所有会员国谴责比勒陀利亚政权。也就是这个问题才使得只有南非一个国家的政策列在每次议程上，需要我们分析，需要我们努力来解除南非人民所遭受的

痛苦。

安全理事会无需我来重述南非种族主义政权违反宪章所犯的罪孽。我已经指出，这些都是尽人皆知的事，全部都有记录可查，也无须我来提醒各位，理事会关于南非种族隔离和种族主义政策的决定多少次受到他们轻蔑地和泰然地漠视。大会曾经不厌其烦地通过一个决议又一个决议，要求南非政权勿再违反人权，可是所得的答复是继续违反，变本加厉的违反。大会在过去四届会议中拒绝承认种族主义政权的全权证书，公开宣布这是向该政权提出的严重警告。但是这种警告，象大多数警告一样，似乎一点也没有感动这个种族隔离政权。各专门机构和其他象非洲统一组织的国际论坛，莫不尽其最大努力要想纠正这个政权的法西斯主义的心理状态，但是这些努力都白白地落在顽石之上。

凡此种种，都说明了南非已经得到充分警告，劝它应该遵照本组织会员国所应遵守的公认国际行为规范和标准。可是，这个种族隔离政权却变得妄自尊大，在世界大家庭面前目空一切。因此，大会业已正确决定，现在时机已到，让我们来考虑联合国和南非的关系问题。事实上，首先采取这个决定的非洲统一组织已经得到了结论：南非在联合国的会籍是本组织一项很大的矛盾。

宪章第六条明白规定：

“联合国之会员国中，有屡次违犯本宪章所载之原则者，大会经安全理事会之建议，得将其由本组织除名。”

南非不仅一贯违反宪章所定原则，并以违反宪章为荣。南非否定了宪章，它没有资格保留本组织会籍。事实上，大会之将这个问题发交安全理事会，就表示现在正是时候，联合国自己要净化一下，要洗刷因自己与制度化的种族偏见发生关系所沾上的污点和耻辱。联合国不能与如此制度化的种族偏见并存。

从这一事实出发，应该注意常常有人提到在本组织会员国中，所争者不在于我们是否普遍憎恨种族隔离，而在于如何割除我们身体中的这个痼症。这一点我们诚然很想相信。但是我们中间有些会员国，口称“方法不同”，实际与南非合作，与南非勾结，而且与它们所宣布的相反，对比勒陀利亚政权错误的罪恶政策，反而加

以鼓励。处理一个恶性毒瘤而不动外科大手术，可以吗？

与南非政权往来，使种族隔离的祸害牢不可破。半心半意的措施是不能充分代替必须用来割除本组织毒瘤的手术的。联合国不能与种族隔离的南非并存。

安全理事会任何理事国在此危急关头还漠视这项意见，就证明它漠视人类。

借口普遍原则，坚持南非应该留在联合国里，是曲解这项原则的真意。因为这样就是说普遍原是空言。如果真是如此，那么宪章中列入第四条、第五十六条，特别是第六条还有什么意义呢？如果不是嘲笑普遍原则，不就是否定宪章应有的意义吗？这样辩论起来，只有损害宪章创制人的信誉。

有些人认为，联合国一再通过决议，不采取行动，可以促使南非的自觉，这种想法，即使是天真无邪，也是错误的。让南非存在于象我们这个受人尊敬的组织里，只有给它披上了一件体面的外衣，掩盖了它令人谴责憎恨和凶恶的种族隔离和种族歧视政策。南非留在本组织里就会给人一种印象，以为南非服从宪章的宗旨和原则。这在联合国史上是一切包庇的最大包庇。联合国历次决议所载的规劝都归于无效。因此，联合国只有与南非脱离关系，才能向世界表明联合国与种族隔离的南非是怎样的互不相容。

现在时机已到：就是这个时候。历史的手在等候，非常关切地等候着来记录我们此时此刻的重大决定。它会记录勇敢人的言词和决定吗？勇敢人号召展开我们的争取普遍正义的竞赛，并定出竞赛的速度，因为这是我们要赢取的而且必须赢取的竞赛。它会记录命运人物的决定吗？记录全体人类和一切人民在主权平等下获得普遍正义的命运吗？还是它会记录推三阻四的话和那些怕负责任和对南非无辜人民所受痛苦漠不关心的国家所讲的话呢？

现在这个时候正是安全理事会，特别是握有否决权的各常任理事国必须认清它们的责任和顺从人类希望的时候。这种责任是不容逃避的。安理会应该趁此写下世界这一地区人类正义的第一章，因此，如果可以希望的话，结束世界这一地区不公平的最后一章。因为我们知道，没有人可以因为受到长期迫害和痛苦而不再遭受迫害，不再遭受痛苦。我们也知道，没有人只因为遭受长期贬抑，可以不再

遭受贬抑。但是历史告诉我们，他们会起而斗争，无论安理会对他们作出如何决定，他们会继续斗争，一直到他们获得解放为止。然而安全理事会唯一适当和明智的行动，就是要支持这种合法的斗争。

因此我们要十分清楚的说明，如果我们不采取我们应该采取的决定，那么安全理事会将要写下不公平史的另一章。甚至在大会拒绝南非政权的全权证书的重大决定之前，南非的不妥协都有不断的事实在证明。各位昨天在理事会中都听到种族隔离政权代表对种族隔离所作的各种不着边际的借口。没有认罪，也没有歉意，只是对它在联合国中没有信誉的政策，永远受到谴责的政策作出无耻的辩护而已。因此，如果我们现在不采取正确的决定，那么由于我们不采取决定，理事会在座各位理事的不采取行动就是在唆使和鼓励南非的不妥协。这一点历史是不会宽恕你们的。

让我再说：那些自称维护宪章的人应该是最不会采取破坏宪章行动的人。这一点是不是我们对他们期望过高呢？那些坐在种族隔离桌上大嚼大乐的人们必须承认他们的快乐是建立在种族隔离奴隶的血汗上的。因此，他们逃脱不了种族隔离的犯罪，因为他们向种族隔离的政策提供了粮食和营养。

我的非洲同仁已经在我之前，对这个重大问题充分地提出了非洲的立场。例如，我只要一提我的友好同仁毛里求斯常驻代表兰普尔大使那篇卓越的讲话。但是，这也是一项重要的事实，南非无辜人民每天所受罪恶侵害的情况还是罄竹难书。我们在大会第二十八届会议上曾经说过：

“……让种族隔离在南非统驭一天，那就是替人类文明和本组织丢脸二十四小时。”

(A/PV.2133, 英文本第31页)

这种情势到现在还没有改变，事实上如果安全理事会在这个紧要关头不能有所作为，这种情势只会恶化。

主席：我满意地注意到，坦桑尼亚共和国代表对我国家元首阿希乔总统所说的一番话，本人对此极为感谢。

下一发言者是卡塔尔代表，我请他就理事会议席并请他发言。

贾马勒先生(卡塔尔)：主席先生，在你担任本理事会这个非常重要职位的时候，首先我要追随我的同事们向你表示热烈的祝贺。你担任这个职位是非洲人民和第三世界的荣耀，是确认你主持理事会议的才干和明智。

我还要感谢你允许我就卡塔尔国政府和人民极表关怀的一个问题阐明我的代表团的意见。

大会在一九七四年九月三十日采取了决定，要求理事会审查联合国和南非的关系，我的代表团对此热烈欢迎。大家都知道，南非白人种族主义少数政权自联合国创立以来就一贯违反安全理事会和大会的决议。这个政权的行径更加恶劣使一切品格高尚的人感到厌恶，并且悍然违反我们组织的宪章和世界人权宣言。

这个傲慢无礼和妄自尊大的政权竟然剥夺了我们几百万同胞——南非的黑人多数——的人性。种族隔离是现代的奴隶制度。南非黑人遭到的精神和身体痛苦或是他们受到压迫的程度都不能用言语充分形容出来。大家对这种情况都感苦恼，并且惋惜。我们通过了决议和建议。但是南非政权不但不注意世界舆论的严正意见，反而加紧它的镇压政策。谋杀、暗杀、绑架和监禁反对它的恶毒政策的人天天发生。A/9622和A/9781号文件所载种族隔离问题特别委员会的报告里提出了关于这种镇压政策和企图禁止各种反对意见的不人道法律的事实说明。我确信理事会各理事都充分了解这些报告的内容，所以我不详细讨论。

联合国对南非不断的警告竟置之不理。同时占人口总数百分之八十三的黑人并没有减轻痛苦。我们对这个人民负有责任。他们的希望寄托在我们的身上。我们如果不采取行动，我们就是在加强这个种族主义政权的力量。

这个白人少数政权除了镇压南非土著黑人外，还违反联合国决议，继续非法占领纳米比亚，使其人民的领土遭到最恶劣的剥削。而且，南非罪恶政权同南罗得西亚非法政权进行广大程度的军事和经济合作就是违反对后一政权实施的制裁，就是南非政权不尊重联合国的另一表示。

我们的组织把种族隔离视为一种罪行，竟然准许颂扬这个罪行和靠这个罪行而存在的一个政权加入，这的确使人不胜诧异。

宪章第六条说：

“联合国之会员国中，有屡次违犯本宪章所载之原则者，大会经安全理事会之建议，得将其由本组织除名。”

我的代表团坚决相信南非政权已经并且继续违反宪章，敦促援用这一条把南非从我们的组织驱逐出去。

我的代表团支持普遍性的原则，确信从联合国驱逐南非决不违反这一原则。相反的，这一行动将是对普遍性原则的确认。如果仅占百分之十七的南非居民由于他们属于白种而享有政治权利，占多数的黑人却不能享有最基本的权力，这一少数声称代表全体居民，谁能接受这个说法呢？

我们相信安全理事会的庄严责任是采取决定性的行动来惩罚已经被卫生组织、劳工组织、教科文组织、粮农组织以及许多国际组织和会议驱逐和排除的一个政权。

现在比任何时候都更为明显，我们应当采取加强联合国效能的具体步骤。这样的一个步骤就是大家，特别是大国，要合作，共同保证执行我们组织的决议。南非、南罗得西亚、以色列等政权对联合国一再通过的决议所表示的蔑视，严重地妨碍了它的效能，损毁了它的声誉并且使从殖民枷锁争取解放的人受到挫折。南非、南罗得西亚、以色列等殖民政权都建立在土著居民的艰难困苦上面。事实上，以色列犹太复国主义政权恣意妄为竟宣称土著巴勒斯坦阿拉伯人继续存在是令人厌恶的，并且进而把他们逐出自己的乡土。目前以色列同南非，或许更恰当地说，犹太复国主义同种族隔离的这种恶劣结合牢不可破。两个国家都是主张优秀人才论的。两个国家都是排他主义者，都受到引起公愤的世界舆论抨击。所以南非和以色列最近把它们的外交代表升格为大使，彼此认为是当然和可信任的盟友并且是和国际大家庭隔离的同志，这是不足为奇的。它们在各方面的高度合作，特别是在军事方面，符合于它们压迫土著居民的一致目标。

只要一天仍旧容忍种族隔离、殖民主义、武力占领和吞并，世界和平与安全的目标就一天不能实现。最近一系列的重要事件强调了国际大家庭的相互依存。只有根据联合国宪章和本组织的崇高目标和宗旨，这个相互依存才可以对大家富有建设性和利益。

最后，我的代表团相信从联合国驱逐南非邪恶的种族主义政权将提高我们组织的声誉，对继续蔑视它的决议的国家将是一种警告，对渴望恢复他们的基本权利和他们的人格尊严的千百万南非黑人将给予支持和鼓舞。

主席： 我感谢卡塔尔代表对我讲的亲切话。

下一位发言人是利比里亚代表。 我请他在理事会议席就座并发言。

哈蒙先生（利比里亚）： 因为这是在先生担任主席职务下我第一次发言，尤其是在安全理事会正在处理非洲和国际大家庭面临的一个最严重问题的时候能够向你表示一个姐妹国最热烈的祝贺，这使我的国家和我都感到莫大的高兴和满意，我个人也对你荣任安理会主席高职表示祝贺，并为你祈祷和热忱祝愿你主持和领导安理会本月份会议，不仅给贵国和人民以及非洲人民而且给世界人民增光。

这也使我们注意一个事实，就是另一个非洲杰出和光荣的子弟现时正在主持大会，而在安理会被要求根据南非违反宪章和世界人权宣言等原则审议联合国和南非的关系的时候，先生则主持安理会。

而且，你的前任，联合王国的理查德大使曾经担任安理会九月份主席职务，如果我不赞许他，就是我疏忽。 他很尽职，我代表我的政府和代表团向他道贺。

我们曾经要求作为最后一个安理会非理事国在这个辩论中发言——虽然现在我了解我们不是最后发言者——为的是提醒这个机关注意，甚至早在联合国审议这些问题以前我的政府就对种族隔离问题表示关切。 我们的关切出于我们的人道主义理想和深切了解非洲大陆任何部分造成种族冲突结果的政策不仅引起内部混乱，而且肯定地危及整个大陆的和平与稳定。 我们大多数非洲领袖都能够证明托尔伯总统和他的前任一样最仗义执言，为他的同胞从压迫和各种形式种族统治下完全解放出来而斗争。

我国政府特别是关于种族隔离问题的立场，是一贯明确。 这一立场可以追溯到一九五二年联合国处理这个问题的时候以前很久。 因此，二十多年后，利比里亚仍旧承担义务，还是准备为反对南非政府穷凶极恶的种族隔离政策而大声疾呼的

国家之一。这个罪行刺伤了全世界善良男女的心，使他们深感悲哀。这似乎极其明显，理事会各成员必然是世界历史上这一阶段的裁判，必须采取符合国际大家庭最大利益的行动，特别是符合非洲人民最大利益的行动，因为他们的同胞正遭到毁灭并且上帝给予他们的人格尊严和基本自由正受到不必要的蔑视。

南非政府邪恶和残酷的种族隔离政策引起令人最感痛心的问题已经到了极点，因而有必要使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共同努力以显示它们的政府遵守联合国宪章所保证的公认政策。它们不这样做就是否认人类平等、人类价值和人格尊严等文明的基础。

由于对种族隔离问题的一贯立场以及我们重视这个问题，我国政府授权我再次强调利比里亚常驻代表巴恩斯大使大约十五年前所作的发言——可惜因为他近来患病正在休养不能出席。讲到种族隔离问题时，巴恩斯大使说：

“我一会儿要简略地提到联合国的种族隔离严重问题的演变；但在我提到这个问题之前，我要规定我的讨论范围。

“在这个范围以内，我要引用宪章，同你们重读其中所列的原则。这些词句应当尽可能地常读，尽可能地常反省。

“首先，宪章序言第二段：‘重申基本人权、人格尊严与价值，以及男女与大小各国平等权利之信念’。

“其次，第一条第三项：‘促成国际合作，以解决国际间属于经济、社会、文化及人类福利性质之国际问题，且不分种族、性别、语言或宗教，增进并激励对于全体人类之人权及基本自由之尊重’。

“更具体地说，就是宪章第五十五条和第五十六条，我无需引证。

“就是在这个为了全体人类都能在没有不平等、怨恨和贫困的环境中生活和成长而发展的公正和安全的世界秩序范畴内，大会在一九五二年进行审议了种族隔离问题。

“此后，大会通过了许多决议，确认种族隔离就是种族歧视，不符合联合国宪章和宪章第五十六条所规定的会员国义务。即使如此，南非政府坚决不

遵守联合国屡次的要求，不改变它的种族政策，不遵守宪章规定的义务。

“恰恰相反，南非政府加紧它的种族隔离政策，加紧它对占全国人口三分之二以上的非洲人的有计划镇压。事实上，南非代表最近竟然厚颜无耻地向大会讲述他的政府种族隔离政策的必要和优点，而其他国家都不支持这个政策。”

“我可以提到南非外交部长本年十月十一日在大会上称赞种族隔离优点的时候，他对于出席大会几乎所有的国家都不以为然，竭力表白南非镇压政策的利益远超过我国、非洲其他各地以及世界其他部分所享有平等、自由和独立的幸福。在我看来，这个部长发言里和为他主张的政策所作的辩护充满了妄想的气氛。

“南非坚持只有它对，世界其他国家都错，这种令人难以相信的情况刚产生了对它指责的决议。

“这个指责对南非应当是很大的震惊以致它的政府必须开始注意联合国累积的决议和世界舆论要求停止种族隔离的整个力量，由于南非同英国联邦也决裂了，目前它的政府实际上已和国际大家庭隔离。

“一个国家政府不顾世界各方面包括各国际组织成员的谴责，这样的坚持执行完全不道德和不实际的政策，在现代历史上即使有先例的话也必然很少。这个令人失望的不正常情况很自然地引起了联合国内赞成对南非联邦采用政治和经济制裁的强烈行动，甚至赞成把它从联合国驱逐出去。”

这是十六年前所作的发言。

“这些措施固然是非常强烈的——联合国很少援用制裁，而且还没有驱逐任何会员国。但是任何人都了解主张这种强烈措施的行动幕后有强大的情绪上和实际上的压力。

“因为南非的态度和行径也许是联合国所经历的最蔑视的拒绝。就我们非洲国家来说，看见在我们自己的大陆上对我们的同胞实行这种罪大恶极的种族歧视，尤其难堪。

“在南非种族歧视不仅是善良的人和善良的政府所谴责的一种情感或社会

的态度；它是南非政府和掌握统治权的白种公民的官方政策。

“什么是种族隔离政策呢？它是一种种族优越、统治和剥削的理论。它认为非洲黑人智力低。当时联邦政府的教育和社会研究所曾经从事调查来证实这一主张。联邦的土著教育部门间委员会也进行了各种测验为的是证明这个另有目的但是毫无根据的假定。这种调查和测验不但范围有限，而且在进行时没有注意到受测验者的环境状况，或是没有注意到所测验的非洲儿童和欧洲儿童的营养不同情况。

“一位杰出的瑞典社会学家冈纳·默德尔博士曾进行了一项调查，就美国黑人和白人的智力加以比较，他在题目是《美国进退维谷》的著作（第一卷，一九四四年）中达成结论，认为南非所测验的非洲儿童和欧洲儿童的家庭环境和营养状况大不相同，从这些儿童的比较不能得出有关天赋智力的研究结果。

“当然，我应当立刻提到非洲人，并且就这点来说，世界上其他的有色人都驳斥种族优越说，认为它是错误的、邪恶的并且毫无根据。事实上，就其实情来说，它的目标是以恐惧和决心继续统治和剥削非洲人为根据。

“南非代表屡次三番告诉我们，种族隔离政策的目的是‘帮助班图人。’可是一切的理解都指出相反的结论。简略地说，这个政策做了什么：它对教育机会更加限制；它永久保持可怕的经济不平等和强制的贫困制度；它对适宜住房的机会加以限制；它给予极少的结社自由；极少的言论自由；极少的参与国家政务的自由，而这些受压迫的人民都是这个国家的公民。

“我们只可总结起来说，这一政策限制了人格发展，破坏了进取心，消失了自信，并剥夺了人类精神。而且，在座的没有一位不记得可怕的沙佩维尔事件，这个事件使联合国研究委员会成为预言者，因为这个委员会在它的第一次报告里说，种族隔离政策播下了内乱的种子，预示着烈火的燃烧。只要我们——非洲大陆的自由居民——面临着我们的同胞由于镇压法律而带上了人类奴役的枷锁的苦痛情景，谁都不会怀疑这将是这个大陆上的火箱。”

这是十五年前我们已经谈到从联合国驱逐南非的问题。巴恩斯大使还说：

“我们的目的有四方面：第一，减轻我们的同胞的水深火热的处境；第二，协助使南非白人的态度改变；第三，使世界集中注意这个最令人不快的人类行径，可使世人长久记忆由我们的眼中看到的事情而感到惊愕和厌恶；第四，协助联合国在南非和全世界把它的崇高原则变成现实。”

目前我们正在处理的问题不但重要，而且涉及人类生活的根源和基础，同时这个问题必然在我们的人民当中和其他各地所有善良男女当中对联合国的命运起好的或是坏的影响。

我们此时既不是为了政治原因也不是为了自私动机而发言。正如昨天南非代表在本理事会提到的，所作发言不仅是要对非洲人民而且要对我们同一世界的人民非常关怀的一个问题的解决起一些影响。种族隔离、种族歧视，不管怎样命名或是怎样称呼它，都不能再容忍。一般来说，非洲人不憎恨任何人，只要他容许，非洲人爱所有的人。但是不可以只是因为他们不会再遭到长时以来所忍受的侮辱就让他们这样拖延下去。

联合国和其他国际机构都时时谴责种族隔离。非洲和马尔加什国家首脑会议一九六一年曾在蒙罗维亚举行，是年五月一致通过了关于南非局势的决议如下：

“无保留地谴责南非联邦政府的种族隔离理论和作法；

“要求一切非洲和马尔加什国家对南非联邦政府立即实施集体和个别的经济制裁，不仅表示我们对当地非白种人所受残酷凌辱的愤慨，而且最后迫使南非联邦政府放弃不公正的种族隔离作法；

“要求一切非洲和马尔加什国家采取一切必要的步骤对南非的非洲人和亚洲人为恢复他们的地位而进行的斗争予以一切物质和道义支持；

“确认一切与会非洲国家强烈支持联合国托管理事会重申的决定：南非联邦政府必须承认该理事会为西南非洲领土委任统治者的权力。”

利比里亚和若干非洲国家政府在这个宣言之后同南非政府相继断绝外交和经济关系。而且，利比里亚和埃塞俄比亚把这一案件提出了国际法院控诉南非违反它

对西南非洲的委任统治责任，包括对土著人民的种族歧视在内，但是南非政府不管事情和行动的趋势，仍旧实施甚至加速实施它的种族隔离政策。

此时请允许我从历史的观点看这些问题，我要附带地问一问理事会各理事国或是联合国大会各成员国，一九五二年南非种族隔离问题第一次提出审议的时候，谁能预料到对南非同本组织的关系和把它从联合国驱逐等事情就要采取最后决定的今天，非洲的杰出子弟担任着两个最高职位呢？这就是变迁造成的。变迁的最显著事情就是变迁本身。南非政府不应当而且它也不希望与世隔离。目前在我们同属一家的世界上正在吹着变迁的风。南非国家或任何其他国家如果不想与世隔离的话，那么它就应当整顿自己的事务，采取一些积极的办法，自愿接受变迁。今天任何国家的存在不能象一个孤立岛屿。任何国家不论怎样强大都不能蔑视世界舆论，不理会变迁。我们要警告南非注意，不要一再地说从联合国排除，解决不了任何问题，也不要再说排除只会使南非政府更难在它的国家发展上起积极作用。讲陈腐的话已经过时；现在是采取积极行动和完全承认人格尊严原则的时候了。

所以，在我的代表团看来，我们的确达到紧要的时刻，必须认真考虑一些有力的措施，必须立即采取初步行动，设法迫使南非政府充分了解变迁必然发生，无法避免，而且我们也不可以年复一年地通过决议，要求南非政府改变它的政策，而南非作为一个成员国不断蔑视这些决议。理事会有绝对必要，寻求有效方法使南非政府有所觉悟，并对自己的决议予以切实支持。

我的代表团认为这个局势已烦扰了联合国二十多年，我们要使这个局势解决的行动基础必须在现在的会议上得到结果，并且要由你们——安理会各理事国——来决定，因此历史便可记录负责保证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安全理事会已经在那时采取了适当的行动。

最后，我觉得应当重新强调指出，我们在非洲和在联合国都非常有耐心，现在我们必须采取适当的步骤来维护联合国本身的尊严和意义。

联合国不是一个中立的机构，正如时常谈到的，它是我们的文明的具体表现，也是我们全体人类的反映。我们如果不履行我们的责任，将来世世代代的人都要

谴责我们，说我们这一代人意志薄弱，眼光短小及才智有限。

全世界都在殷切地注视理事会会议的结果如何。新闻报道源源而来，每天评论成员国的立场。无论最后是什么立场，让它真实反映出作了一个历史性的决定，这一决定要影响这么多人民的前途和尊严，他们都是受压迫并且上帝给予他们的权利被否定的人民。

如果你许可的话，现在我愿意代表我国政府向联合国秘书长特别致敬，他为了和平和世界谅解所作坚持不懈的努力和服务值得我们的赞扬。

主席： 我感谢利比里亚代表对于我的国家和我自己讲的亲切话。

发言人名单上最后的名字是科威特代表，我请他在理事会议席就座并发言。

比萨拉先生（科威特）： 主席先生，我祝贺你担任本月份安全理事会主席并祝愿你领导理事会会议获得圆满成功。我还感谢你和理事会各理事国答应我的请求，就具有人道和政治重要性的一个项目向理事会发言。

南非自从白人少数对黑人和有色人土著多数取得统治权以来就是种族隔离的堡垒。种族隔离是白人在该地区用来保全他们在经济、政治、文化和军事方面享有不可反抗的统治权的一种工具。换句话说，这是白人少数企图提高自己的穷奢极欲多方面的权势，而使非白人多数降低到从属、落后和受侮辱的恶劣景况。种族隔离创始者的动机主要是经济性的。他们的目标是保持廉价劳动力的不断供给，通过虐待、镇压、残酷的威吓和恐怖措施迫使劳动者服从。为了在黑人多数当中造成少数白人居民的优裕生活而蓄积廉价劳动力的理论是种族隔离发起人和先驱的首要考虑。为了实现这个目的，颁布了否认黑人多数在生活各方面有平等权利的各种法律。白人少数想尽一切办法使黑人多数服从，剥夺他们的教育等基本人权，使他们同文明社会和优裕生活隔离。总而言之，南非在黑人多数的四周建立一种铁丝网，为的是防止文明的进入并镇压一切平等和坚持权利平等等要求。

联合国很久以前就宣布了种族隔离是反人类的罪行。国际大家庭对南非的政
策不断表示愤慨并且一向准备谴责种族隔离的理论和作法以及它的后果，可是为什

么还准许这一罪行的国家留在国际大家庭内。我的代表团不相信南非留在联合国和我们的国际组织不断谴责南非的政策之间有共存的余地。南非反抗联合国并蔑视它的决议的记录便是立即驱逐它的理由。世界不会宽恕这个白人少数破坏它的意志的行为，因而希望从联合国驱逐南非种族主义政权。因为很久以前世界已宣布南非是不受欢迎的。南非的盟国和友好援引各种法律理由使它留在我们的组织内。我们知道有些国家的经济和政治利益胜过它们的道义上的义务。我们知道政治上的考虑往往胜过道义上的责任。可是我们也知道，如果把这些考虑作为行动规范的方针，联合国在谋求实现它的目标上就必然远远落在后面。因为只要各种私利比其他考虑在先，宪章的目标和宗旨的实现就不是我们力所能及。只要种族隔离和时代错误的事情存在，我们实现联合国宪章崇高目标的努力就是徒劳。联合国代表权的普遍性原则也决不容许这个少数政权的驻留，因为它仅代表南非百分之十七的居民，而且一贯窃据着多数人的权利，在各国际机构内应当有多数人的代表。

两种措施至今还没有实行。第一种措施就是对南非实行全面的制裁。对罗得西亚实行制裁的经验显示了某些国家非但不行，反而时常违犯；甚至于和劝我们相信的正相反，罗得西亚的经济显然有进展。第二种措施就是我以前说过的，把南非从本组织驱逐出去。一个国家的官方政策如以侮辱人类、贬低宪章的理想，破坏人权宣言所载平等原则为根据，它在这个机构中是没有地位的。南非局势毫无疑问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是一种威胁。继续实行种族隔离政策便是人类的污点和耻辱。这个政策的根除不是一个政府也不是某一人民的责任，而正是安全理事会应负的责任。所以安全理事会必须倡议集体和惩罚的措施，使黑人多数解除一切奴役的束缚。

昨天听到沃斯特先生代表的卑鄙发言，我知道南非还不能仿效葡萄牙。他扬言在南非实行歧视法律是为了避免摩擦，并且为了促进和保护每个集团的利益和发展，不论是白人或是非白人的集团。可是众所周知，就是这些法律的施行引起了摩擦、仇恨以及镇压的种种后果。他一方面辩白无罪，另一方面却承认施行这

种措施是为了保持白人的优越。南非早已失去了它的无罪的借口。但是沃斯特先生代表的发言使我们确信只有通过受压迫的群众和开明的世人的联合力量才能消除种族隔离。他争辩说他的政府没有征服任何人民，也没有威胁任何人。任何人不禁要问百分之八十三的居民受暴力摧残陷于悲惨境遇是不是人类的征服；对于非洲邻国不断威胁和军事侵占它们的领土，是不是要逆转变迁的风使它向有利于比勒陀利亚的方向吹。

大会以压倒多数否决了南非白人少数政权代表的全权证书。大多数的意见一致反对比勒陀利亚留在联合国。安全理事会负有大会明确的使命而采取行动，大多数把希望寄托在理事会，要求它尊重并实现这些希望。安全理事会不采取必要的措施对于南非境内局势将有严重影响。受托维持和平与秩序的联合国最高机关对多数人民背信，他们将要采用无限的暴力和流血。因为把信心寄托在本组织的南非土著人民不能接受无行动，无行动延长他们的艰难困苦，如果隧道终点没有光明，人民的挫折激发他们采取暴力行动和武装斗争。这是有生以来历史的教训。

不顾世界舆论并违反联合国宪章而继续实行种族隔离必然引起更多的抵抗，更多的流血和破坏，因为压迫必产生反抗以及各种结果。我国政府一贯支持解放运动为正义而进行的斗争。本年四月我们在科威特高兴地接待南非的解放运动代表，我们对于商谈的结果感到满意。我们认为种族隔离恶毒政策的废除是一种国际方面的责任，因为这一罪行是对人类的侮辱。只有采取有力的行动才能有助于根除种族隔离。温和的妥协办法是注定失败的，正如有关南非的连篇累牍的决议。许多年前，一位杰出的泛非洲主义者埃梅·塞泽尔写了下面的几句话：

“对我们来说，替换殖民主义或是使奴役成为内政问题都是不可能的。我们必须做的是毁灭它，根除它，按照这个字的本意来说就是斩草除根，这也就是为什么真正的非殖民化必定是革命性的，否则毫无成果。”

我认为这几句话也适用于种族隔离。

主席：按照我和理事会各理事举行协商时各理事所表示的愿望，理事会下一次会议将于十月二十八日星期一下午三时举行。